这一章是素菜，纯推进剧情3 J+ ^- g: l- A. R# I' p3 i) E0 V  
满满的正能量，嘿。6 I) ^, ^% x3 f' @  v$ F; ^% w# m  
+ e$ n( f7 N4 t( n  
有很多东西，几乎已经是明示了。  M2 h+ {- C\* r7 F0 D+ K  
5 g( a; a' E9 v( ~4 E  
## 惊变3 c" z7 U: X1 Q7 M1 ^  
. n" f4 ~' x" A3 U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满满的正能量，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了，道路就顺畅，满满的正能量。  
# o# R; N6 t. Y: L" d  
我哼着不知所谓的口水歌，无比轻松的起床，没有了晨勃的困扰，生活都好像充满了阴柔之美。首先给小刘发了信息，说请几天假去医院看痔疮，顺便提了一嘴避开巴同甫的事情，单纯的小刘相信了我，不过她字里行间都表示出要陪我去医院的意思，又被我以公司不能离开她的理由婉拒了。连续多次的拒绝自然引的小刘不满，不过这也正是我想达到的效果。2 l; R/ G3 q4 h+ q% W  W; D  
: c" F. j/ Q$ d0 v7 U$ q" J  
满满的正能量，嘿。  
6 ^8 J2 w8 G; w4 N" B$ m/ @  
可惜，外面的天气就没有这么正能量了，乌云压的很低，天气预报上说近期有台风暴雨，难怪之前在沪埠那般燥热。  
  
既然请了假，今天要处理的事情还挺多的，天气又不算美妙，一番思量之后，还是决定把经期居家女人的自我娱乐还是留到事情办完之后再说。( W  T" O: l$ ~2 R7 H. r  
  
恋恋不舍的换下睡裙，除掉身上的伪装，装上假阳，死板的男装包裹住了我，黑色的西服，白色的衬衫，黑色的皮鞋，黑色的腰带，黑色的头发，一切都是黑白的，没有一点彩色的影子，我讨厌这样，但是也无可奈何，男人，也要就要有男人的样子。  e, }; B2 R, @, h  Q  `  
, T) j$ v8 z\* N  
先来到珠宝行，说明来意，果不其然，销售小姐看到我取出来的那个玉牌，眼睛都直了，慌不迭的找来老板，大有收购之意。  
7 M) t$ [$ [9 \_  
「林先生，这个牌子价值太高，我们不敢直接上手，请您先倒楼上雅间休息一会，我们老板马上就到。」销售客客气气的忽悠着我，直接把我请到二楼。& C$ w2 \_% O, l\* Y/ W3 S; i  
+ u4 b7 t- B3 \_0 ]  
「说了，这块牌子我不卖，就是想找个红绳或者链子啥的，我给我女朋友戴。」我徒劳的反驳着，这个时候明白财不外露的道理已经晚了，销售小姐何其热情，直接离开则是显得自己太过失礼，只能捏着鼻子在雅间坐下。  
, m' v9 C6 @" ?\* }  
「林先生，你好你好，幸会幸会。」一个妆容得体的女人走了进来，身上披金戴玉，即便穿着普通运动装，也能看出她贵气非凡。: U- e4 m! u" w2 z. }  
  
「你好。」我淡淡的回应她，看到这女人干练模样，我已经起了戒心，她们越是客气，就越说明她们觊觎这块牌子的心思。6 D9 [7 Q2 F" b% w; i3 a, M, w  
+ i. J, d( v0 ~7 S1 r9 f  
「林先生，听闻您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牌子，我这人是个嗜玉如命的怪人，看到那些个珍贵的宝物，总想长长眼，虽然唐突，还希望林先生给我个鉴宝的机会。」女人大大方方的说明了来意，一脸期盼之色。这倒是让我范了难，这女人面相诚恳，却不像是那种强买强卖的主。  
  
见我有所松动，女人继续说道：「也罢，既然林先生不愿将宝玉示人，我也没有强求的道理。不过林先生既然是来求栓宝红绳，那么请务必让我亲自帮您处理，您看这样可好。」  
4 Y; t: t+ F+ I% g. a( Z  
「行吧，不过我有言在先，此玉牌只可看，不卖。」我从怀里掏出那块牌子来，轻轻的放到桌上一早就铺好的红布上。3 D  L' V: }" i6 E0 C9 Z# [4 r( j  
  
「这可太好了。」女人开心无比，郑重的戴上手套，口罩，眼睛上架上观玉用的带灯光放大镜，显得极为专业。  
  
女人埋头细细的看着，即使戴了手套也不自己上手，看到紧要之处就让我自己动手帮她移动玉牌，我知道，这是为了避嫌，古玩珍宝品鉴时的固有手段。  
  
翻来覆去的看了约摸有小半个钟头，女人这才取下眼睛上的镜片，在眼睛里滴了眼药水，又恋恋不舍的观瞧一次，这才开口：「林先生，此宝玉果然非比寻常，受教了。」  
  
我却不听她的恭维之词：「看完了吧，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赶紧找个红绳，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办的。」2 y+ D/ @5 Q: x  
  
「非也，非也，熟读古书野史，却不能想到原来长文帝还做过这么一块牌子。奇怪的紧。」女人眉头紧锁，目光一直留在那块玉牌之上。2 Q# P) o, R# Q( H7 v9 y  
  
「天下玉牌何止万千，古书更是浩如烟海，你不知道才是正常的。」我赶紧打断了她的无谓联想，这些搞古玩玉器的老板哪个不是人精，这玩意要是被她套进去了，再说下去，怕不是就要说这牌子是假的，但是她愿意用高价收购。: g/ g( j! f/ r  
  
「奇也怪哉，牌子是长文手书无误，正面这潇湘阁？我却从未听说有关于此阁的记载。」女人沉思着，看过了牌子，她就陷入了思考之中，把我晾在了原地。! k. ~' v2 a- z# a  
) p; N2 k% X( Z9 L3 ?  
「做不做生意了，不做我可走了。我过来是寻红线的，不是给你长见识的。」眼看她装模作样，这就是引人入套的套路，我冷笑一声，直接把牌子取了过来，转身就要离去。$ X( ~3 s" c0 G! W  
2 D/ k0 j" S# ?: \9 n, Y  
「且慢，古人云，朝问道，昔死可以。还请林先生不吝赐教。」女人急了，冲过来拦住了我：「如林先生能告知关于此玉之一二，这条金链子，就权当是为求知的酬劳了。」女人手里捏着一条金灿灿的链子，满脸渴求之色。8 I" A) U/ O8 J( O  
  
「金的？」+ s' F) y3 z/ v+ f. m4 p  
+ O8 \_  p) t( X3 D( K  
「纯金，为求这牌子的来历，这根链子也算物有所值。」  
/ ^% t, V7 Q! G' @5 P! ^, ]1 m6 C: P  
「好吧，那就勉强说于你听。」  
  
。。。; C1 C/ l+ M, o6 t  
% W- a/ M+ @3 X7 m6 Q$ A& f  
「原来如此，难道这世上真有精怪之说？好了，这个故事确实配得上这条链子，我只怕这链子配不上这块玉牌。感谢您，林先生。」女人竟然没有食言，在我说完凤凰山的事情后，二话不说就把金链子交到了我手里。7 s0 |% M% u) I$ C6 k  
  
我还要付钱，却被女人强力的拒绝了，难不成这个女人真的是个玉痴？不管了，链子到手也没必要在和她纠缠，我戴上链子，迅速离开了珠宝行。  
" @8 c! e' h7 h\* V  
二楼雅间' ]2 d4 ]6 Z0 d9 d  
6 s) G7 K) o/ A1 v$ U/ c: @  
女人眉头依旧紧锁，喃喃自语：「难道林先生一直说的那些东西都是真的？潇湘阁果然存在过？我的老天，这可太疯狂了。不过这东西为什么会在这个姓林的手里，而不是自诩正统的林先生？奇怪。」  
( u0 w, i/ T& }' t' n' H0 B  
「喂，孔老板，您什么时间有空？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汇报。」  
6 x' o  Z2 z; Y\* h  
在珠宝行耽误了点时间，等赶到警局的时候已经临近饭点，我说明了来意，见到了那天盘查我的警察。4 p. C/ \! n" i1 ]  
$ X0 X# ?! ?. ]! l  
「谭警官，不知道那件外国女孩失踪的案子了结了吗？我这里倒是想起来点古怪的事情，不知道对案子有没有帮助。」警察局的小房间里，我忐忑不已，原因无他，就是在这种森严的地方，心底不自觉的惧意。自己扮成陌生长裙女人的小辫子还在他们手里捏着，也不知道这些手眼通天的刑警有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 `7 @8 I8 n/ j7 W  
「有什么线索，你说。」谭警官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只要就是问一下，那个女孩是不是叫丽安娜李顿？如果是的话，我这边有他家人的线索。」本想说那天晚上房门开着的事，但是那就推翻了我当天的在家睡觉的口供，又要旁敲侧击的问到案件的进展，就只能先把威廉推出来试探。/ ^, v! Y! t, j, g  
# \  t6 v- A\* d, M\* H  
「哦？你有那个女子家人的线索？说说看。」谭警官眼睛里亮光一闪。, p+ ^. G\* q; @) K3 C- \  
: B$ m( i- h2 v" ?/ T3 V  
「是这样，我前两天去沪埠出差，见到了以前的一个朋友，他也说自己的妹妹失踪了，两相印证，好像就是你们查的这个案子，所以我回来话就赶紧来和您汇报。」我说一半，留一半，自己的私生活是绝对不能说给他听的。  
  
「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有联系方式吗？我们这边联系一下，或能从他的家人那边得到一些关于这个女人的线索。这个信息可太重要了，非常感谢你。」谭警官一脸兴奋。6 w( H' ?& a, M$ T/ s. M  
6 l& r- l+ `& D4 t5 R3 C: V  
「应该的。」我笑笑，这样的话，主管失踪案的警官和威廉搭上线，也算是帮了威廉的大忙，往后问案情进展他自然可以亲自询问，倒是省了我不少力气，一举两得。  
  
「什么事啊，高兴成这样。」一个常服女人推门进来：「伯伟，你可好多天没这么高兴了。」6 T5 X9 F0 Z- v+ ~! E\* v  
, M# O% w9 ~1 e  
「宋晓菊？」我几乎要脱口而出，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进来的女人和我在沪埠见过的吴茂才秘书长相极为相似，同样的丹凤眼，卧蚕眉，翘鼻梁，点朱唇，只不过眼前女人明显气质中多了些许自信，而且说话音调更加柔和一些，再细看下去，则又多了许多不同。  
  
「晓雯，说了多少次，不要给我送饭，你这样让其他同事怎么想？你到我办公室休息一会，我办完事就去找你。」谭警官看到女人有些懊恼，起身忙把她推了出去。8 V8 g, s8 t6 |# c5 w1 T& f  
  
「哼。」一声娇嗔远远传来。  
) [\* c: E; I9 P, T7 |  
「林先生，不好意思，内人不懂规矩，让你见笑了，我们说到哪儿了？」谭警官短暂的尴尬过后，重新进入了办案状态。1 f. {: E1 J. ~, c8 H$ F- `' n; }  
9 p. d2 e# w  O9 z& G3 N+ k  
被那个女人一闹，我和谭警官都没有了谈话的想法，我是目的已经达到，再多的线索现在也不愿提供，谭警官则是心不在焉，一心想着被他推走的媳妇，又说了一些没有营养的话题，我留下了威廉的联系方式，就此别过。! \1 C( w0 Z6 Z  
1 n$ Z2 C+ Q9 I5 x' U$ A  
在刑警的注视之下，压力实在太大了，更别说我心里有鬼，刚刚有几次在谭警官的诱导之下险些就要把自己女装出行的事情坦白，若不是他心不在焉，怕不是早就发觉了我的异常。" W) y% M0 }0 c. ^1 s  K  
5 p& C. x3 Z, q  t, X6 |  
出了警局大门，我感到一阵轻松，如果不是威廉有托，我是死也不会主动来这种森严的地方的。\* ^( U1 M5 m\* X1 @9 O" \_) y: @  
& \% v4 o9 X% B# F8 m. W/ \1 ^- K  
今天计划的两件事情已经全部办完，又请了一整天的假，下午或许可以在家里再享受一下女装的快乐。6 I) {1 \_  I% q: C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我怀着女装美梦回到公寓楼下之时，却看到了一个让我无比恶心的存在，可不就是那个叫巴同甫的暴发户，此时他在公寓楼下左顾右盼，看那架势，定然是来堵我无疑你。那种感觉，就像是吃饭看到苍蝇，拖地看到蟑螂。  
  
「小刘，那个巴同甫今天没来闹事吧？」我躲到一个阴暗角落，避开巴同甫的视线，悄咪咪的给小刘发信息。  
& `; A/ g/ V  O; H- b8 X  
「一大早就在公司门口侯着了，我和他说你请了假，然后他就走了啊。」小刘的态度有些变化，字里行间能感受到她带着怨气，否则断不会用这样公事公办的语气来回我的信息。  
9 E# d% A2 J3 V! B$ l6 u7 m  
「好的，我知道了，帮我多请几天假，我要修养几天。」  
  
「好的，你在哪个医院？让我去照顾你吧？哭。」' \2 F. ?/ M! K# o8 g; A0 V, B  
  
「不用，你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就行，我这边没关系的。」又一次拒绝拉 小刘的好意，我知道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再一次伤害了她，可是为了自己的小秘密，在这件事情上我必须要狠下心来。  
  
得，别人手眼通天，不知从哪里问到了我的住处，这件事情看来是躲不掉了，我施施然的往公寓走去，假意没有发现巴同甫的存在，埋头直走。  
  
「林经理，留步，留步。」巴同甫此时何其紧张，看到正主出现，急忙上前拦住了我。  
  
「你是？哦，巴老板，你也住这里？」我故作姿态，装作一副惊讶的表情。6 C6 i$ G" k. k. ^( J  
  
「非也，非也，林经理，您贵人多忘事，到公司寻不到你，就只能到别处来寻你了。」巴同甫依旧表现的唯唯诺诺，他的这种表现又让我警惕性更高。  
  
「哦，今天有点事情，我怎么可以把巴老板的邀约给忙忘拉 ，确实不该，想来巴老板不会记恨我吧。」我冷冷一笑，说着些场面话。  
+ H( j. {( ^6 f4 f. {5 s: D3 M' ?  
「林经理，你看现在天色已晚，不知林经理可否赏脸一同用和便餐？」巴同甫笑脸相迎，领着我往路边一早就侯着的汽车走去。  
  
「无功不受禄，我看这便餐，就算了吧，我下午还有事情，实在走不脱啊。」我委婉的拒绝他。  
  
「无妨，便餐而已，请林经理一定要赏脸，有些事情，这里人来人往的。。。」巴同甫警惕的看着路人，脸上多出一副神秘莫测的表情。  
  
「也行吧，便餐哈，不饮酒。」伸手不打笑脸人，我也无可奈何，只能遂了他躲 心愿，在他的安排下上了汽车后座。  
9 Y) u: V& p" R2 C7 {! Q  
「那是自然，只用便餐，绝不影响林经理下午的大事。」巴同甫上了车，依旧笑脸盈盈：「出发。」他一声令下，汽车发动，直奔城西而去。  
+ Z6 B) T% x2 m: h6 U  
汽车开进了一个幽静的公园别墅区，又拐了几个弯，最终进了山，停在一个幽静的地界。此地树木繁茂，不时吹过几缕凉风，炎炎夏日被茂密的山林阻隔在外，断的是一处神仙居所。/ H! I4 v$ ^$ C& B) w$ m" M6 J8 C7 M  
$ }! f% b- {" p' y2 n( J  
「林经理，请跟我来，此地环境清幽，最适合用便餐，谈事情了。」巴同甫下车后，一溜小跑的来招呼我，把我弄的好不自在，就算是做了大区经理，我还从未享受过这般隆重的待遇。  
  
「使不得，使不得，我又不是什么贵人要客，巴老板不必如此。」我在巴同甫的接待下下了车，对他过于热情的举动非常不适应。  
  
巴同甫何其精明，眼珠一转就想到了无数可能性，此时见我如此表现，心中猜想已确认八分，便不再刻意逢迎，转变成在客气与尊敬之间的一种态度，把我引到雅间就座。  
: x% W8 ^$ Z. z5 O% y  
到了这样高档的地方，说不饮酒那未免就显得过于做作，巴同甫今天做足了准备，就从个雅间就能看得出来。这个餐厅我是有所耳闻的，除非花了大价钱，否则一夜之间是绝对订不到这个位置的。我心中好奇，不知眼前这个暴发户到底有什么目的，不如虚与委蛇一番，摸摸他的底细，如果他确实是吴茂才的人，决计不会花上这样的代价。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巴同甫见情绪到了，终于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抛出了一个貌似无伤大雅的问题：「林经理，您是上京工程大学的高材生，现在又是经纬财团的大区经理，真的是后生可畏，我这种糟老头子在您这样年级的时候，可还是懵懵懂懂，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窝着呢，后生可畏，年轻有为，该浮一大白。」  
  
我此时酒不算太多，心思还算活泛，从他的话里听出来一丝不对，具体哪里不对却是未曾想的明白，只能端起酒杯，自谦道：「哪里哪里，运气罢了，什么学历那些都是虚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在这红尘里，不过都是金钱的奴隶罢了，巴老板不必如此。」  
  
冰凉的液体入喉，胃中泛出暖意，思绪更乱。  
& q) Y" u4 F4 C# e/ \" \. }6 v  
「其实，前天晚上巴某实在是情势所迫，做事唐突了些，还请林经理千万不要介意，这杯水酒我先干为敬，聊表歉意，还请林经理大人有大量，饶恕则个。」巴同甫带着歉意起身，杯中液体一饮而尽。  
/ \_" s. p8 Q( M  
「巴老板，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还请巴老板如实回答。」  
' C6 a: c1 P\* k: [  
「但问无妨。」巴同甫见我终于打开了话匣子，面露笑意。" b" p2 Z+ p6 Y- s& U$ \: i" s  
. N8 ^; y" q- e4 A  
「你到底是不是吴茂才的人？」我死盯着他的眼睛，醉意全消。( `. L) E8 g2 T' r, ~6 g9 s7 z  
& Y  d( A; ]+ l  
「林经理，您这说的什么话，鄙人乃是为广鑫矿业做事，立场在此，是，我和业务上和吴董有所往来，不过您要是说我为吴董做事，那就有点欲加之罪了。该罚，该罚。哈哈哈。」巴同甫郑重的说道，说到一半，又开始劝酒，他知道话题说开，也摸清了我忌惮的事情，自然也就放的开了。  
+ G; c! z1 W$ z/ K0 k1 A  
「那你为什么要来做他的说客？还要用银行卡来陷害我？」我趁势追击，定要把他的老底也翻出来。  
" S7 k9 V# R9 W) v7 T( r  
「说客？林经理，您莫不是贵人多忘事，巴某可是一直说的是广鑫矿业来着，嗨呀，一场误会，一场误会，来，喝酒。」巴同甫又举起酒杯。7 A$ R8 ]$ T4 C5 b: `  
  
「那。。。」我欲言又止。  d0 j& f8 w1 b\* ~% d# {7 ]  
  
「这是公司的决策，具体是怎样的我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稍微透露一点，也许这样你我之间也可以更加坦诚一些。」巴同甫爽朗一笑，为了安抚我疑惑的心思，接着说道：「林经理，是这样，本来经纬财团用留我们的船，按说不结尾款，这个货是不能卸的。实不相瞒，这个不让卸货的决定也是鄙人做下的，却不想连累到了林经理，吴董的决定我也无权过问，但是连累到了林经理却是万万不该，这是巴某错的过分了，这才想尽办法来弥补。」  
  
「不对，你我素不相识，在商言商，你们断不会为了一个陌生人花费如此大的代价，其中肯定另有隐情，巴老板，你这可是在耍滑头哦，该罚。」我的脑子飞快运转，敏锐的察觉出了他话里的漏洞。  
  
「林经理果然人中龙凤，巴某愧不可及，实不相瞒，这件事情我也很奇怪，但是这是广鑫矿业的老板，哦也就是陈总的父亲亲自来电话吩咐的。这也是我慎重的原因，总想着您和陈总相识，这才感觉过来弥补。」巴同甫早喝的大了，说话不似作假。" j. ^/ l  p4 ?$ J+ @' c( D  
  
「陈总？」他的话一出来，我更加迷糊了，广鑫老板姓陈我是知道的，不过我和他没有半分交集，他又为什么会亲自过问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4 Z3 X# H/ m% n& z" U, K/ X& p  
  
「大老板的事情，哪里是我这种人能知道的，或许您和陈老板结下了善缘也说不定，或者是谁知道了这件事，暗中相助罢了，您不必太放在心上，商业之道，关系网是最重要的，您可能不认识陈总，不过您后面的高人能联系上，那也不是什么值得稀奇的事情。」巴同甫这般说着，知道我和他忌惮的陈总并不相识，言语间已不如初见面时那么恭顺。$ c. v' G. {7 d\* d0 p# [$ m( q  
  
这也难怪，他知道我不是正主，背后还有高人，与其巴结我这个懵懂的雏儿，还不如套出我背后的人，如有机会，或许还可以在陈总面前再漏个脸，现在的小陈总做事实在是太过张狂，老陈总有意栽培他不假，可是在小的面前露脸，哪里能比得上更有实权的老子来。巴同甫心里敞亮着呢。  
  
「陈总？我小妈倒是姓陈，可是也从没听说她和广鑫有什么关系啊。」我自言自语道。5 h0 J& l) U7 r  I  
  
「小妈！」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巴同甫听到我低声喃喃，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一瞬间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最后还是装成波澜不惊的模样，继续劝酒。6 X! R# t( J. B# y( O  
: l: C, D/ ?2 o  
「如今天下有这么四家家族企业，分别是西京的广鑫矿业您是知道的，金陵的永泽集团，曲阜的泰山证券，以及宝岛的经纬财团。这些您可知晓？」巴同甫语重心长的说着。  
8 @' Y1 {7 ]3 e$ S/ d4 i. r  
「知道啊，蒋宋孔陈嘛，这个有啥，商场上混的，不知道这四家岂不是寸步难行。」我也不知道他说这些有什含意在，只能随便附和。9 R6 M, }; d, C: G6 o  
  
「蒋宋孔陈不假，可是你又知不知道，天下能有这四个姓氏的，无理贵三分，只怕您这小妈还真和陈总有什么亲戚关系也说不定，如果这样的话，一切也就说得通了，当妈的护一下自己儿子，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巴同甫羡慕的说着，更是酸直冒：「我怎么就没有这四家的亲戚关系。」  
# g! H$ s, s, z( s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真的如他所说？」我喝多了酒，此时酒气上来，脑子里一团乱麻，与其说小妈和陈家有关系，我更愿意相信是老爹在背后推波助澜，这个老头子，明面上让我放心，原来他早已经运筹帷幄了。, z2 |" y6 L3 x  
  
「哈哈，喝酒，喝酒，猜测哪里能算数，等我有空给小妈问一下，哈哈。」我打着哈哈。  
1 s! f' x, U1 E' ?) w+ H: G  
这一场大酒直喝到太阳西斜，巴同甫还要继续走夜场，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连忙推辞，倒不是我不能再喝，实在是膀胱里废液太多，现在这种身体如何敢在人前一同如厕。  
% E! B: @$ i# V  
在我的再三要求之下，他才放我离去，今天巴同甫的目的也已经达到，关系也修复的差不多，互相都透露了老底，关系想要再进一步，却也不急在一时，后面还有的是机会。  
  
迷糊着回到公寓，巴同甫的司机执意送我上去，顺便带上了一箱白酒，我本想不要，让他自己带回去，可是司机执意不要，他也是为人办事，我也不好过多要求，只能勉强收下。% [2 u7 ~  t+ c6 E  
' P+ I% a\* Y1 `- t( u  
司机很专业，只把我送到门口，白酒箱子放到门边，没有客人的允许，他是不会冒昧进我的房间的。  
  
司机走了，我打开房门，自己把白酒箱子搬进去，可是搬着那白酒箱子，分量好像不对，我也是嗜酒如命的人，一箱白酒的分量还是很明确的，但是这箱白酒的重量明显超过了我的预期，搬起来的时候险些闪了我的腰。8 d- M; `1 U$ p$ p2 [  T/ M  
  
等我关了门，疑惑的打开包装，这才明白原因为何。这酒箱里哪里是什么酒瓶，分明是一沓沓红色纸币，一摞摞的排着，这一箱下来怕不是有数百万之多。  
7 g8 V! m" y# S\* b  k5 W. C  
「卧槽，这个老小子，花样挺多。」  
  
那个广鑫的陈老板到底为了什么？可以花费这样的代价来讨好我？" r' b, J% H/ `; G) v  
  
银行卡里的数字和一摞摞纸币带来的震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看着满满一箱纸币，我甚至生出了心惊肉跳的感觉。) P! Q$ f+ s$ t4 c, B! r9 V  
' ~  `+ @% K) A; L  
到底是为什么呢？7 H$ C% p6 p+ L2 A) i  
  
我无权无势，只是一个刚刚毕业一年的菜鸡，就算是金陵大区经理的位置上，那也是正常职位，根本不值花这么大的代价来收买，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想尽一切办法的来收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你要说巴同甫看错人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这种人，在社会上早就练就了火眼金睛，没有好处的事情，他绝对不会。  
  
我陷入了沉思。7 ?& z- ^; J& u! p& `8 s+ a+ ~  
9 ^3 {8 U3 a. s' h6 o( `' D# @  
借着酒意，我想和父亲对峙，可是想到他少的可怜的社会关系，我又放下了这个心思。是的，父亲在梦泽有些产业，可是不过几栋楼，几个厂房，属于那种大钱没有，小钱够花的状态，广鑫那般大的企业，断不会给他这么大的面子，难不成真的是小妈？  
. y& E0 L% l5 m$ {; d" ^  H  
「喂，小妈，我立立啊，晚饭吃了没？」左思右想，我还是打通了小妈的电话。+ @9 F3 W0 Z8 V  E  
  
「立立啊，小滑头，今天怎么想起小妈来了？」电话那头，小妈的声音依旧柔和慈爱。, U: p: P9 @\* j\* }8 \  
  
「哎哟，小妈，这不是想你了吗。」只有在小妈面前，我才能表现的如此幼稚，甚或有些撒娇的意味。) H\* R$ P+ f! q+ Y  
  
「怎么啦？是找了女朋友，来找小妈报备了吗？快和小妈说说，是哪家姑娘能入了立立的法眼，我也好准备准备。」小妈比父亲还要过分，客套都没有，直接先入为主。  
  
「小妈~我才多大啊，结婚很早着呢。找你其实有事想要问你。」我拉长了声音，强行把她的话题扭转了过来：「广鑫的人给我送了一箱子钱，这事和您有关系吗？这钱我想不该收的。」  
  
「给你就收着呗，多大点事。」小妈在政府身居要位，见惯了这些交易，语重心长的吩咐我：「不过做的小心些，现金的话，应该出不了多大事，你又不是吃公家饭的，不过还是不要被别人抓了把柄去，小心点总是好的。」+ C" Y$ N+ ?$ F\* Q1 Q% d' o: m  
$ T  J$ ^. Y" \& M) t$ K. l! C. F) r  
「这么说，我的事情，确实是父亲和您说过的了？」我抓住了她的言外之意。  
+ V7 w8 z0 P/ W0 }5 F$ }  
「啊？什么事？我不知道啊。怎么了？有事情处理不了了，要小妈帮忙？」小妈不作声色的扯谎，关键她说的无比自然，我又不在她身边，自然是发现不了异样。6 b\* i/ a6 r/ Y; V' f0 @  
4 K1 P1 m: y3 B; C' B( P1 ^/ O\* N  
「嗨，没什么大事，现在依旧搞定了，就是看到这一箱子钱，心里不踏实，问问您的意见的。」听她这么说，我怕她担心，就没有把被吴茂才设局的事情再多说。: u4 }  ^: t9 n" X8 K7 X& X' z  
  
「立立，那个女朋友的事情。」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今天喝了许多酒，脑子有点疼，有空再和您聊。」小妈又开始说女朋友的事情，我慌忙挂断了电话。  w7 ?$ a/ u" h, b  
/ G3 \_) q' l# q. B  
上京: ?# j  p5 l- I  
  
陈美霞很是纠结，对自己交代下去的事情后悔不已。/ Y1 C: S( l/ ~0 @7 I" m  
  
「喂，薇薇啊，哦不是，远为，立立那边你还要多担待一点，是妈妈没用，不能照顾你们，你做什么妈妈都同意，不过你可不能做什么骨肉相残的傻事。」陈美霞带着近乎祈求的语气说：「你送他那么多钱，这万一有个好歹的，妈妈担心的紧。」  
+ i6 S: t, `9 m! ]  
「知道了妈，我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安排的，这不是怕他钱不够花吗，再说，给了那么多，就是傻子也该知道要闭嘴才是。他怎么那么多屁事。」林远为淡淡的回：「告诉你，你说这些没有用，照顾他可以，但是野种就是野种，让他安稳一生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你怕不是有了儿子，就忘记了我和嫣儿了。」, q: T. W/ d1 S6 Q\* u3 z: X5 H  
  
「不是，远为，你不要生气，妈妈知道了。」陈美霞忐忑的主动挂断电话。  
  
我是自然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的，依旧在怀疑与自我怀疑之中看着那一箱的纸币怔怔愣神。4 r3 K1 l: Y! O7 i( u/ G$ T  
  
假阳安静的在胯下呆着，此时酒气上来了，什么女装的心思也就淡了下去，排掉身体里积蓄已久的废液，也不洗澡，直接回到床上睡死过去。  
  
这一觉睡的还算安稳，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重重的敲门声惊醒。  
  
我依旧迷迷糊糊的，睡眼迷离的起身开门，出乎意料，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见过几面的谭警官。  
  
「林立，那天晚上你到底做了什么？」谭警官来者不善，锐利的眼神制的我的脸皮生疼。  
  
「什么和什么？我不知道啊。您先进来坐。」我清醒了过来，心里五味杂陈，心想怕不是女装的事情暴露了。; t( N1 j( c7 ~! L  
  
「不坐了，外籍女孩失踪那天晚上，监控里的那个女人明确是进了你的房间，说，你到底隐瞒了什么？」谭警官虎目一瞪，我额上的汗水瞬间就流了下来。  
$ M) D' e, z- h, ]! Y. {! |  
「我。。。」我糯糯低头，不敢言语。+ {\* j: q$ O! @, J5 v  K3 H0 V) H  
  
「既然这样的话，那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吧，没想到，我阅人无数，却在你这里走了眼。」谭警官掏出一份文件，直直的抵到我眼前，我也不敢看，估计是搜查令拘捕令之类的东西。: r! k( w0 [6 i8 M  
; \_3 T) ~9 D/ L7 {. q\* D1 f  
「谭警官，别，我说，我说。不过我说了，你可不能宣扬出去。」我直接破防，知道女装的事情再也隐瞒不下去了。; T! ]/ H& L. C6 c0 ^8 m' k5 L  
\* F2 E' x( W. d. @5 {, i8 x3 v  
任命的从衣橱里取出那天晚上的长裙：「谭警官，你要找的是不是穿这件衣服的 女人？实不相瞒，那个女人就是我。」$ Q" a! W: g0 Y0 X- d% D  
  
「什么？」谭警官满脸的不可置信。! n5 n. X: L6 S; X3 }8 X  
" W0 A: a9 b! {$ X  
「事到如今，不坦白是不行了，还希望您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个人的爱好而已，不犯法吧。」# ]/ N' r! d( N  
" g9 Q% h) d& S, Z: b% G  
「嗯。。。」谭警官面露犹豫。  
  
「那天晚上，我看外面停电，就想着穿女装出去应该不会被人发现，可是再怎么想也不知道会卷进这么一件麻烦事里面来啊，谭警官，我说的全部是实情。」我一五一十的说着。- [\* Z3 N/ ?5 c& V, \  
  
「好，我相信你了，不过我问你，那天晚上你看到什么原始的事情了吗？」谭警官还算好说话，没有再纠结陌生女人的事情，心思重新转回了案子上来。  
) K) ^# A  t, q, Z6 w" @  
「那天晚上。。。。。」我一五一十的把那天晚上的事情说了。3 W0 a! Q$ N1 M& M: N3 t) T: t9 P9 V+ G  
  
「哦。你是说，就是停电的时候，哪家房门就开着。回来的时候还是开着，中途只看到一个保安来过。」谭警官若有所思。4 l\* K/ f8 C% w  
( N9 a/ C1 P( m. r5 Y. p5 o% i  
「千真万确。」我赶紧点头。% e3 m( |$ C( Y  s! Q) A" y2 L0 j  {  
% K% Z/ s9 n: T2 E  
「还有其他的吗？」  
  
「没了，我那时候紧张的要死，只记得这些了。」" t- q, n( o1 J0 w$ ~  
0 `/ M, D! q4 F4 h$ u\* {  
「好，暂且相信你，不过你这些天手机开着，我要能随时联系对你。」  
# @" l1 o7 M/ k1 Q& g3 L) n0 q8 N7 v  
「好好好。」只要他不把我给拘了，那么随时接电话也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 F+ Y( e4 e8 O# O! D  
  
谭警官走了，被他这么一搅和，我反而自暴自弃了起来，心里也是一阵轻松，女装的事情说出去了，一种再也不能回头的想法冒了出来。, U- m& n+ ^- P5 L2 C' G3 U# k/ w\* R  
  
索性借着开痔疮的由头，又请了半个月的年假，一来可以探探吴茂才的想法，二来，自然是把痔疮的事情坐实，三来，这个外国娘们失踪的事情好像极为难缠，若是闹到公司去，怕不是女装的事情还要扩大，这样的话，还不如窝在家里，随时等谭警官吩咐才是。或许，还可以惬意的再过几天女生的日子。这两天遇到的事情实在太多。退避一步，好好的反思一番，确实个不错的选择。